

满学论丛
書名 卷之八

【第三辑】

赵志强 主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学院满学研究所 主办

辽宁民族出版社

014032549

K282.1
09
V3

北京市社会科学学院满学研究所 主办

满学论丛

【第三辑】

赵志强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北航

C1720764

K282.1
09
V3

© 赵志强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学论丛. 第3辑 / 赵志强主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497-0649-5

I. ①满… II. ①赵… III. ①满族 — 民族学 — 中国 — 文集 IV. ①K2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4805号

满学论丛

MANXUE LUNCONG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80mm×250mm

印 张: 26.625

字 数: 430千字

出版时间: 2013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李 璜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林 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0649-5

定 价: 60.00元

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网 址: www.lnmzchs.com

举报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电话: 024-23284335

联系电话: 024-23284340

淘宝网店: lnmz2013.taobao.com

《满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赵志强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关纪新 刘小萌 吴元丰 杨 珍

定宜庄 赵令志 哈斯巴根 徐 凯

常越男

秘 书 王鸿莉 晓 春 戴光宇

前言

时值金秋收获季节,《满学论丛》第三辑顺利出版了。

本辑的主题是清代民族文化。2012年11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谭维克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教授应邀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同与会学者合影,以志纪念。来自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以及韩国的50多位学者莅临本次会议,围绕主题,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学术讨论。本辑所录,多源于斯。

本次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6篇,内容涵盖清代民族文化、清代政治制度文化、语言、文献、档案、文学等诸多方面,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献学、文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详见本辑常越男博士撰写的《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其中部分会议论文,经论丛编委会认真审读,反复讨论,并经作者修改后,收入本辑。另一部分论文,缘此前业已公开发表,或其他原因,未予刊登,以免重复。此外,本辑中还有若干文章,系从学者投稿中选用,非本次会议论文。

本辑仍体现国际学术交流之精神。在本辑中,共收录文章25篇。其中,中国学者的文章20篇、韩国学者的文章2篇、日本学者的文章3篇。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谷井阳子、村上信明、阿部由美子这三位日本学者由于客观原因,未能莅会,但如期提交了论文,并根据编委会的要求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希望本辑的出版,进一步密切中韩日三国满学研究者的学术联系,促进国际满学的交流和发展。

| 目 录

前言	001
在“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谭维克 \ 001
“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	崔溶澈 \ 003
清代民族文化及其特点	赵志强 \ 005
《读律佩觿》的撰写背景及其意义	谷井阳子 \ 048
清代盛京满族商人张又龄与朝鲜李晚秀兄弟	张 杰 \ 060
中国小说的满文译本与朝鲜文谚解本比较	崔溶澈 \ 072
个自我·汉族·中华	
——清代满人文学书写之管窥	关纪新 \ 083
尹继善父子与袁枚的文学交流	吴伯娅 \ 090
论蔡友梅小说中的插话	王鸿莉 \ 101
佟图赖支系族属旗籍考辨	滕绍箴 \ 111
清初满洲舒穆禄氏及其家族事功	常越男 \ 123
福陵觉尔察氏为清代亚皇族问题	张德玉 姜小莉 \ 143
清代满洲姓氏源流变化考探	姜相顺 \ 153
考察报告：《新疆的清代遗迹——以八旗驻防为中心》	刘小萌 \ 167

清代中期蒙旗渔业权利与旗界形成

——以郭尔罗斯后旗为中心

吴忠良 \ 208

清代直省驻防八旗寺庙初探

关笑晶 \ 232

法国外交文书和绘画作品中的“庚子事变”

——以津冀地区为中心

张雅晶 \ 247

从北京白话报看民国初期北京旗人社会

阿部由美子 \ 262

简论清代索伦人与“清语骑射”政策

郭军连 \ 275

再论《满蒙藏嘉戎维五体字书》

晓 春 春 花 \ 287

满语的语音屈折构词和词族

戴光宇 \ 314

清修官书取材管窥

——以《使者档》与《方略》《实录》之内容比对为例

赵令志 \ 329

清太祖朝臣工起誓档的初步研究

N.哈斯巴根 \ 346

论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的政治功能

衣长春 郑 硕 \ 360

清代乾嘉时期满文档案的记载规范及其变化

——以有关西藏事务的档案为例

村上信明 \ 371

满文《月折包》有关朝清关系史料及其价值

——试论朝清关系史研究中满文史料的重要性

尹 煜 \ 384

“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常越男 \ 403

后记

\ 416

在“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谭维克

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各位欢聚一堂，举办“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大形势下召开的，很有必要和意义。

党的十八大是举国关心、举世瞩目的盛会。大会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可以说，十八大报告是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和辉煌的行动指南，我们开展的清代民族文化研究，也应该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方针。

关于民族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和谐发展。

关于文化的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长期的民族发展过程创造出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清代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方面,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促成了具有深厚凝聚力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民族文化的视角考量,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

首先,清代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重要阶段。清朝从入关之前开始推行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和民族政策,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我国多民族文化得到保存和发展。《满洲实录》《西域同文志》等满、汉、蒙、藏、维等多种文字书籍的形成,以及民族教育的发展,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在首都北京,留存有多座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寺庙,逐渐形成了多民族聚居的社区,无论在建筑风格还是生活礼俗方面都呈现出多元的局面。

其次,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重要时期。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大量传教士来华和各国汉学、满学、蒙古学、藏学的初步发展。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输出了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也不断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精粹,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再次,满洲继承和弘扬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并使自身的文化内涵得到长足的发展。满文的创制和《满文原档》等大量满文文献档案的形成,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清代民族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亟待学术界加强研究。希望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①开幕致辞

崔溶澈

大家好！我是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本人连续两年受邀参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研讨会，觉得非常荣幸，在此谨向谭维克院长和赵志强所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这次满学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几年来，有多位中国满学研究专家访问韩国进行学术交流，有目共睹，最近在韩国学界对满语和满文资料的重视也日益增加。通过满族留下的语言记录我们可以接触到汉文资料中无法得到的信息，据此可以从崭新的视角了解中国与亚洲内陆地区以及韩国文化和历史。从满族及女真与朝鲜王朝缔结的历史关系考虑，韩国在满学研究中占有非常有利的地位。

我们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广泛收集满学的相关资料，开设满语讲座，对满学的关注不断提升，为满学的研究发展作出了努力。并且通过多次邀请国内外著名的满学专家，把握世界满学的研究动向，积极促进海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长期筹备努力，民族文化研究院于今年5月在韩国首次设立了研究院属下的“满学研究中心”。随着研究中心的成立，相继出版了《清语老乞大》《满洲八旗曾寿的日记》《尸语故事》等书的译注本，拓展了韩国学的研究领域，在学界广为宣传满洲语言、历史和文化知识。今后，《满洲实录》《满文老档》等满文史料也要相继译注出版，为韩国的清史与满学研究提供基本研究资料。另外，我们也积极翻译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韩国国内宣传中国学界的研究近况，以增进两国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韩国和中国，我们两国无论是地政学（地理政治）、地经学（地理经济）

作者系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① 2012年11月24—25日在北京召开。

还是地理人文学（这是最近的东亚文化交流的概念）上，都有着紧密的关系。

清朝与朝鲜王朝多有使节团频繁来往，相关记录的历史性价值已为学术界所共知。另外，韩国语和满语在语言结构方面也具有很多相似性，清代的很多文学作品流入朝鲜并被翻译成谚解本。所以韩中两国的学术交流，对清史和朝鲜史以及两国的文学史研究发展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满学中心作为韩国的满学研究据点，将通过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持续交流，为满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衷心希望两所能够发展成为世界满学研究的核心基地。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清代民族文化及其特点

赵志强

文化作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表现为广泛的继承性、普遍性和全民性，个性表现为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文化在传承过程之中，地域性和民族性在逐渐减弱，普遍性和全民性在不断增强。从长远来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势趋，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无法阻挡的。但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文化的个性也是非常鲜明的。本文以此为基点，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清代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

探讨清代的民族文化，需要简单地梳理清代的民族及其分布状况。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一个空前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只是在清末以前，无论在汉语中，抑或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没有“某民族”或“某族”这样的称谓，因为“民族”作为指称人们共同体的概念，于清末才由域外传入中国。民族，简称为“族”。自清末逐渐流行，沿用至今。尽管如此，众多作为“民族”的人们共同体都不是此时才形成的，而在此之前很早就实际存在了，如苗、羌、汉等人们共同体及其称谓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了。

有清一代，民族众多，其名称及分布区域大体如下：

在东北地区，有汉、满洲、蒙古、锡伯、索伦（今鄂温克族）、达斡尔、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鄂伦春、赫哲、朝鲜、柯尔克孜、俄罗斯（又称罗刹、罗叉），以及卦尔察、恰喀拉、库雅喇、乌拉齐、瓦尔喀、虎尔哈等人。

在西北地区，有汉、蒙古、回（今维吾尔族）、哈萨克、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浩罕（又称安集延、布哈拉，今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满洲、锡伯、索伦（今鄂温克族）、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西喇伟古尔（今裕固族）、撒拉（又称撒拉尔）、保安回（今保安族）、东乡回（又称东乡土人、东乡蒙古人、蒙古回回，今东乡族）、土民（又称土人，今土族）、回回（今回族）。

在西南地区，有汉、彝（又称猺、獯、落、罗，今彝族）、僮人（又称白人、民家，今白族）、摩梭（又称末些、么些等，今纳西族）、佤（今佤族）、哈尼（又称俄泥、阿泥、罗缅、毕约等，今哈尼族）、喇乌（今拉祜族）、三撮毛（今基诺族）、野夷（又称野人，今景颇族）、峨昌（又称水家、水家苗，今阿昌族）、俅人（又称俅帕、洛、曲洛，今独龙族）、怒人（又称怒苏、阿怒、阿龙，今怒族）、羌、巴苴（又作西番，今普米族）、摆夷（又作白衣、掸夷等，今傣族）、佧（又称嘎刺、哈瓦、卡瓦）、蒲人（今布朗族）、崩龙（今德昂族）。

在中东南地区，有汉、僮（又称僮人、徭人、狼人、土人、侬人，今壮族）、仲家（今布依族）、侗（又称侗人、侗苗、侗家苗）、水家苗（又称仲夷，今水族）、姆佬（又作木佬，今仡佬族）、毛南、黎、苗、瑶、畲、土家、仡佬、土番（又称土人，今高山族）等族。

民族固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唯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数百年、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清朝退出历史舞台，迄今刚过百年。现在的民族与百年前清朝的民族相比，有什么异同？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进步，各民族平等和睦的关系日益巩固、物质和精神生活不断改善、人口逐年增长，但各民族的基本状况如族称、分布格局等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许多民族的称谓古今一致，只是有些族称所用汉字不尽统一。有些民族的称谓古今不一致，如：维吾尔，清代称为回、回子；柯尔克孜，清代称为布鲁特；乌孜别克，清代称为浩罕、安集延、布哈拉；鄂温克，清代称为索伦；裕固，清代称为西喇伟古尔，等等。

相对而言，南方地区非但民族众多，而且情况较为复杂。如《清史稿》云：“西南诸省，水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若粤之獞、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猺

猺、之生番，云南之野人，皆苗之类……湖广之田、彭，四川之谢、向、冉，广西之岑、韦，贵州之安、杨，云南之刀、思，远者自汉、唐，近亦自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根柢深固，族姻互结。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皆蛮之类。”该书赵廷臣传云：顺治十五年（1658），贵州巡抚赵廷臣疏言：“贵州古称鬼方，自城市外，四顾皆苗。其贵阳以东，苗为夥，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为猺，曰獠，曰八番子，曰土人，曰洞人，曰蛮人，曰冉家蛮，皆黔东苗属也。自贵阳以西，罗罗为夥，而黑罗为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龙家，曰白罗，皆黔西苗属也。”^①在此，獠即僮，即今壮族；黎为黎族；猺即瑶，指瑶族；猺猺即侏侏，即今彝族；猺即今仡佬族；至于生番、野人及蛮，都是对西南地区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的侮称。另据今人研究，“清代中东南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其它的民族集团，如兜、蔡家、龙家、横、侏人、东家、绕家、夔人、蛮人、六额子、白额子、蜆人等等。其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一支系；有的在发展中已与当地的民族融合；有的却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独特性格”^②。南方民族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清代的民族，自民国建立以来，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硕果累累，总体来看，能够较为客观、翔实地反映清代民族的实际情况。其中，通史类著作较为系统、全面，最具代表性^③。美中不足的是，有些论著拘泥于传统史观，难以摆脱汉族中心论和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窠臼，有些论著则注重现实关怀，基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认定的民族，叙述这些民族在清代的发展过程。因此，清代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不同于现代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这些论著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从区域来看，无论民族源流、民族文化，抑或民族关系，对东北地区各民族的研究相对粗疏。究其原因，除民族史观外，可能与女真（满洲）的发迹、八旗制度的建立以及语言文字的障碍等也有密切

① 赵尔巽撰：《清史稿》卷517，第485页；卷279，第6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 王鍾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第8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诸如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宋文炳编《中国民族史》（1935）、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1983）、黄烈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1987）、王鍾翰主编《中国民族史》（1994）、王文光编著《中国南方民族史》（1999）、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1999）、王鍾翰主编《中国民族史概要》（2004）、林干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2007）、罗贤佑著《中国民族史纲要》（2009年）、林干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2010）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系。

明朝末年,女真(满洲)在辽东兴起之后,周边民族或被征服,或相率投诚,陆续被编入八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无论被迫的还是自愿的,逐渐融入满洲,成为满洲共同体的一员了,而有些人则由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始终保持了自身所属的民族特性,卦尔察人的经历就是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事例。在此,根据有关档案文献记载,略做探讨如下:

卦尔察,又作卦勒察、卦儿察、瓜尔察、瓜勒岔、刮儿恰等,明末清初居住在东流松花江和呼伦(今呼兰)河流域,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或认为卦尔察乃公元8世纪蒙古弘吉剌惕部纳仁汗的后代和部族^①,或认为瓜勒察即卦尔察是“满族的一部”^②。均待考。

在清代(包括金国)文献中,卦尔察之名首次见于癸巳年(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纪事。是年九月,卦尔察部与锡伯部随同科尔沁蒙古参与“九国之战”(或称“九部之战”),兵败逃遁^③。此后,卦尔察人有些归服,有些被征服,从而成为金国的臣民。

清太祖、太宗时期,多次派兵征讨卦尔察。如:天命十年(1625)八月初九日,奉命出征的雅护、喀穆达尼带来卦勒察部人1900口,丁540名。金国汗出城十里外迎接,率众向天叩头三次,椎牛祭纛,并置席二百桌,宰牛羊,演汉人百戏,大宴之。同月十四日,阿布泰舅舅、扬古利、巴都里、车尔格依带来卦尔察人口,金国汗迎于五里之外,仍前宰牛羊、治酒席,宴之。十六日,将新来卦尔察人不论男女,编为三等,赏给奴仆、衣服等一应物件^④。翌年(1626)八月二十五日,给八旗将领颁发敕书时,为“八旗新卦尔察”即原卦尔察地方“大臣”沙布图等人也颁给敕书,授官免赋^⑤。天命十一年(1626)

① 姜喜:《浅析伯都讷与卦勒察》,载《伯都讷》2012年第2期。

② 黑龙江百科全书编委会编:《黑龙江百科全书·民族史》,第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体《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90~102页。

④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四册,第307~308、315、315~316页。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影印本。关于此次征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云:“上命雅护、喀穆达尼率兵征东海北路卦尔察部,获其人二千以归。上出城迎之,赐宴而还。”《清史稿·太祖本纪》云:“雅护征卦尔察部,获其众二千。”

⑤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四册,第414~427页,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影印本。

十月十七日,“往征卦尔察部落大臣达朱户俘获人口及马牛以归”^①。崇德二年十二月初十日(1638年1月24日)“命叶克书为右翼、星讷为左翼,与其下阿福尼、赫叶讷、马喇希、喀木戚哈、喀尔喀玛、巴图鲁俄莫克图萨哈纳、穆成格、叟塞、阿林、巴牙尔图、塞赫、喀喇尔代、讷尔得、宜木图、希福等,率兵六百人,往征卦尔察”^②。翌年(1638)四月,告捷凯旋^③。

然而,卦尔察部并没有完全被征服,剩余之人依然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有的人还继续向金国朝贡。如:崇德三年(1638)四月“辛丑,杜尔伯特部卦尔察札马柰等来朝贡”^④。康熙九年(1670)三月二十九日,“理藩院遵旨议覆:凡奉旨特遣及本院差往蒙古各旗遍传事务,或巡察斥候、送诏等事,自内地驰驿外,仍给信牌,许乘边外驿马。其余,惟遣往扎赖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席北、索伦、打虎儿、宁古塔、卦尔察等处者,给本院印文,照内地所乘驿马数乘边外驿马……从之”^⑤。康熙二十九年(1690),居住在纳尔浑地方的鄂勒锥等锡伯丁25名、鄂尔格图等卦尔察丁10名,被科尔沁宾图郡王所属阿玉西台吉“进献”给朝廷,继而被移至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与宾图郡王额济音旗三等台吉噶巴拉所献锡伯丁合编为一牛录,是为吉林乌拉锡伯世管佐领^⑥。

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廷拟在吉林、黑龙江将军辖境筑城增兵,以加强防务,并要求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进献”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以资扩充兵员。议政王大臣等议准,“每丁赏银八十两。如不愿领八十两

①《清太宗实录》卷1,第28页。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②《清太宗实录》卷39,第519页。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③关于此次出征的时间、地点以及俘获之人数,诸书记载不尽一致。如:《清史稿·本纪三·太宗本纪二》云:崇德二年“十二月甲辰,叶克书、星讷率师征卦尔察”。而该书叶克书传云:崇德二年“十一月,从参政星讷伐卦尔察,至黑龙江,俘获甚众”。星讷传云:“崇德三年,与承政叶克舒伐黑龙江,师有功。”又,《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291页云:“又叶克书、星讷等往征萨哈尔察所获人数:男子六百四十名、家口一千七百三十名、马一百五十六匹、牛一百四头。”《清太宗实录》卷41,第539页云:崇德三年“夏四月甲午朔……叶克书等征黑龙江告捷。乙巳……叶克书、星讷征黑龙江师还”、“又叶克书、星讷等师至萨哈尔察,俘获男子六百四十名、家口一千七百二十名、马一百五十六匹、牛一百四头”。详细情况,有待澄清。

④《清太宗实录》卷41,第15页,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⑤《清圣祖实录》卷32,第439~440页,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⑥详见赵志强、吴元丰:《吉林乌拉锡伯世管佐领源流考》,载《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该文又收入吴元丰、赵志强著:《锡伯族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